



墨客揮犀

說畧五雜記

張相昇爲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
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
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
清近曳朱腰金不如陛下爲孤寒也帝曰
何爲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
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
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

爲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壻曰齋婚其語蓋本諸袁

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旣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託迹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
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
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
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
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承
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
丹也何以明之花瓣悉張而色燥此日中
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正午貓眼也有帶

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
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
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
半輪殘月揜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
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鷓高三尺許常鳴
自呼其名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

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
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啄而吞之
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
爲群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
骨肉靡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
不爲群象所容有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

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
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
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
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
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
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腸矣
傳言螂蛆甘帶螂蛆卽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蝮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
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
足盡落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嘗有毆人
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
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吏
也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辯也以新赤油
繼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

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
用此法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
云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
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旌漢太守比州長
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奉云古乘
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
官儀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

雖工而多不入腔。蓋以不能唱曲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

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
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
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
則壽雖千歲何益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
問隼何者是獐何者爲鹿隼實未識良久
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墨客揮犀

終

續墨客揮犀

說畧六雜記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
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
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
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
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
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鶩飲其
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菴常過其間名

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
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
不飲遂成疾而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
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
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
潛死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
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
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雉
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
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
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
與姥對爐而坐有一猫正臥其側家人指
猫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
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
矣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
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
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
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護
之不欲人之褻慢邪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

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
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鶯毳抽
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
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
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謂人之始死者則
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
俗號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

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
固有分夜鐘曷足恠乎尋聞他寺皆鳴始
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謬也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
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
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

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
呼擊扞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何鬼
敢爾命開戶移榻於中庭持刃獨寢徹旦
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
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
不敢竊發鑰故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
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汚其

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欵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如今之搗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

寃也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漁家以糊豚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
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
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倒誦揭
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
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為群漁所
仇乃越境而遁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
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

故國霜前白鴈來卽此也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
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
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李庭彥獻百韻詩于上官其間有句云
舍第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惕然傷之
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庭彥遽起自
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
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
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
守是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
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
然就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
招鄰僧閒話

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

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
蜂冒于蛛網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
裂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
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爲
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愈

王舜求云蒿菜出閩國有毒百虫不近蛇
虺過其下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

毒者唯生薑汁解之
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鰮魚後食荊芥湯
卽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他魚
亦宜禁之

續墨客揮犀

終

聞見雜錄

說畧七

雜記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
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迴
避禮後太祖每曰安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卽位之明
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
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
自此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温
成患之一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
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然祈雨之術備盡
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温成養母賈氏宮中
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
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
之温成乃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
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

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未
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
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北京雨遂霽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仁宗初詰
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
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
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

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
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畱之如
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畱可也臣之所論
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
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卽今令出內東門
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
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
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

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畱此以
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
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使奏宮女已出門
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
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
公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
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宗出章疏先公曰

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撒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

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軌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

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

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

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邪方
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
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鎮
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
開家人一日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爲言文
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

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
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
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
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
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
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
貢于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

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卽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恠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

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卽位以太祖諸子竝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承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稱焉時相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

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
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
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
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
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
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
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曆前皇族
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於朝宮

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
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可也朝旨從
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
院時政記與日曆修著其禁甚嚴元祐末
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
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
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
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

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梵策以軸大難
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
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
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
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
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
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聞見雜錄終

山房隨筆

說畧八雜記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
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
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
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諠譁
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
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
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

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
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
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冒曾封關內侯死
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
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
邀至公解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
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
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

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
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
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邪
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
改之弊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
韻卽賦云功名有 易貧賤無交難自此
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嵬

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
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
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
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
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郢州擁佑景
炎祥興于海上擁兵南北岸一日忽大風

員漢多維存鐘
會所殺其胆大如牛
事見駢志

雨行止皆不利郢州舟覆而薨翊早尋屍
棺斂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
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
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
篇不傳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窻江西人嘗爲龍翔
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
正沉沉又聽蕤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

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
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
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
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
前猶自買膜脂又婦云雙柳垂鬟別樣
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
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
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

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恠君非魯河北
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
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
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
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
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畱朝飛南

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
祕閣依舊松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
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
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楔事又
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
嶺修竹茂林群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
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

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
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
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
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
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
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

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
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間一似
昭君遠嫁胡點點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
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羌曲嬾繫羅裙舞鷓
鴒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
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談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

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
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
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
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
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
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傲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
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

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有思致
可采。

天台陳剛中孚在蕪。端陽日當母誕。作大
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
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煙水龍沙路遙。碧天
迢遞。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待
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
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踈雨寒燈斷。

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醕
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爲編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
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
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
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爲
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

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埒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饗上帝憤之以鎚畀著著王千戶名也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問往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恠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傳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

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
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
不滿先生一笑中傳觀詩訖召坐曰子真
悟者邪卽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臞
長往不返者顛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
竊升斗彼視之一喙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
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

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
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
家門卽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
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
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
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
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
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

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拏。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壻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畱

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

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
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
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
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
司。幹。官。霑。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
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
名。檄。入。制。幙。旣。而。竝。迎。陸。入。卽。開。宴。陸。曰。
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

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
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
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歎
慨。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
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誦
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
檄。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
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

江陵見之。閻公秋壑，俾充幙僚，說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佳話矣。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強將銳，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

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王宥詩曰：
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
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鶴鴿
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群。新詩送汝還家
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
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
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

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
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
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寇讐，開口
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
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
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
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
令更可恠，落後行遲都砍殺。○鶉鴝鶉鴝

言卷之集
二身圖集
三書院

鴣鳴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
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
同處爲妻拏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
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潘武
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
宮殿迷煙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
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能有

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
度脫却布袴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
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醒三閭提葫
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
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
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
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

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
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畱渠住。空
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
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
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
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墻荆
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

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焚捷池雨產在官蛙。
木綿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
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力難勝國爪
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
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
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
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

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
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
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
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
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
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
死遂鎚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
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

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
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
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
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摺據
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
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
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
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

虎臣于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
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
答似道側坐于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
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于時似道衣服
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緇衣等餽之見
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
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
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

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
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
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
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闕死于
虎臣嗚呼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恫無往不
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
嶺西游人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回首

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
惟有客畱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
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壑賜第
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往來此
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為所羅織。
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夷矣。

蔣子正撰

字平仲

山房隨筆

終

書